

在硬性悬疑与柔性情感之间寻找扭结点

——悬疑剧《错位》的亮点与遗憾

桂琳

国产悬疑剧《错位》采取了硬性悬疑与柔性情感相结合的创作思路。

它首先沿用松本清张小说《交错的场景》的基本情节设定，由此吸收了原作中硬性悬疑的优点。其中虚构小说与真实犯罪结合在一起的情节在国产悬疑剧中本来就很有新意，原作中探索过程的扎实稳固更是保证了剧集不会出现太大的情节漏洞，保持了悬疑吸引力。

与此同时，该剧还在原作硬性悬疑的基础上，通过塑造全新的本土化人物，加入大量的柔性情感表达，使得全剧整体上不仅硬性悬疑内容比较扎实，更是呈现出一种不疾不徐的温情悬疑风格。

类似的创作手法我们在《漫长的季节》中也看到过。创作者将硬性悬疑与柔性情感有机结合，其对小人物形象和友善伦理等柔性情感表达的重视，展现了国产悬疑类型经过多年的创作积累，已经确定了一些不同于英美和韩日的中国特色。该剧也因此成为国产悬疑类型探索与英美韩日悬疑类型不同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不过，对标《漫长的季节》，可以发现《错位》在硬性悬疑和柔性情感的结合上并没有达到完美，也直接导致了它没能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精品之作。其中三位女性形象的塑造成为了关键性因素，值得展开一番分析。

姜光明：丰富立体可信，成为全剧的坚实立柱

《错位》的最大亮点是女刑警姜光明形象的塑造。正是因为对她的成功塑造，保证了该剧在硬性悬疑与柔性情感的结合上基本立了起来。

首先从硬性悬疑来看，姜光明作为一名有丰富经验的老刑警，在探索过程中冷静干练，有条不紊，扎实稳健，抽丝剥茧地展现了悬疑的魅力。这一点尤其通过她与徒弟石落的对手戏体现出来。石落在开始的时候对姜光明的能力并不信服，但随着姜光明一步步展现她对案件的把控能力和精准判断，石落对她也从怀疑到佩服，最终成为姜光明的徒弟。

剧中对姜光明和石落这对师徒搭档

的关系处理也是十分硬朗。两人的谈话专注于案情推进，对私人生活的交流往往点到为止，从而保证该剧硬性悬疑的力度。同时，姜光明和石落的探索过程更是踏踏实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让观众能够跟随她们的脚步看到案情的清晰逻辑进展，使得该剧的悬疑剧情本土化做到了令观众信服。

其次从柔性情感来看，虽然姜光明在工作上十分出色，但她并没有被塑造成十全十美的魅力型人物。该剧反而真实地呈现出作为职业女性的姜光明在社会空间和家庭空间双重标准下的“花木兰困境”。

姜光明在社会空间里的冷静、坚强、工作狂等优势，转换到家庭空间中则变成了不愿示弱，共情能力差，甚至“剥削”丈夫的劣势，使得夫妻关系最终出现了问题，成为丈夫出轨的导火索。她则从一开始因为不知所措而采取回避态度，到一点点反省自己，分析自己，直到剧集最后向丈夫敞开心扉，正视自己的问题，也让丈夫感动落泪，夫妻双方才真正拉近了彼此心的距离。

该剧对姜光明这种心态转变的刻画十分细腻，并通过这个形象表征出中国当代职业女性的一种普遍心理困境，能够令观众与她产生共情。由此，这个丰富立体可信的女刑警形象就成为了该剧的坚实立柱。

江娜与苏真真：一个很遗憾，一个成败笔

随着姜光明的探索进程，剧中又出现了两位重要的女性形象：受害人江娜和富家女苏真真。这两个形象的塑造对硬性悬疑与柔性情感的结合同样十分关键。其中，江娜形象承载着柔性情感的浓度加深和情感升华，苏真真形象则能够对硬性悬疑的吸引力带来助力。剧集在这两个形象的塑造上都下了功夫。但可惜的是，两个人物的塑造又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不仅没有将她们的形象魅力完全挖掘出来，也没能发挥出她们对剧作的最大作用。

作为受害者的江娜在剧中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女性形象。她对文学的热爱，



马伊琍饰姜光明



蓝盈莹饰苏真真



郑水晶饰江娜

对作家唐寻的帮助，对小动物的照顾等都展现着这个女性形象的美善特质。尤其可贵的是，她虽然与顾己鸣一样出身低微，但却有着坚定正直的本心，这使得她与顾己鸣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善恶对比。当顾己鸣为了一己成功，自欺欺人地将对作家唐寻六页创作内容的盗用说成是灵感借鉴时，一向对顾己鸣温和顺从的江娜则坚持认为这是不正义的行为，一定不允许他去，这才最终导致顾己鸣对她起了杀心。

但该剧因为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个形象对全剧情感升华的重要性，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力度偏弱，未能按照魅力人物的标准来塑造她，导致她所表征的真纯之美在剧集中并没有突出出来。

我们可以将她在《漫长的季节》中的王阳形象进行对比。王阳在《漫》中虽然不是核心主角，却是该剧的理想象征。所以，剧中不仅让他成为重要诗歌《漫长的》的创作者，而且将他与沈默的爱情进

行唯美表达，他最后为救沈默而更是成为该剧最令观众情感震撼的悬念。由此，王阳这个永远的青春浪漫形象对《漫》的情感升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错位》中江娜创作的散文《麦穗》，还有她的日记，其实都可以通过巧妙的剧情设计发挥更大的作用，让观众通过这个至善至美的女性形象感受到情感的升华，在观剧中获得更大的情感满足。

相比江娜的着力不够，苏真真形象则可以算是人物塑造的败笔了。

从苏真真来说，她之所以看上地位远低于自己的顾己鸣，是因为失去了双腿的她认为自己也失去了掌控生活的可能性，这让她恐惧和害怕。她希望凭借自己父亲的权势来完全掌控住顾己鸣，按照剧中姜光明的一句精彩台词所说：她希望顾己鸣成为自己的腿。所以她才一直用出书后的功名利禄来诱惑顾己鸣。从顾己鸣来说，他从一开始接近苏真真就有很强的功利性动机，最终选择与苏真真在一起

更是看中了苏父所带来的强大资源。

可以说，苏真真和顾己鸣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的。比如对比江娜对顾己鸣抄袭行为的坚决反对，苏真真对顾己鸣的抄袭则根本不放在心上。因为她骨子里本来就认同只要能成功，任何手段都无所谓。正是基于这样的人物特征和人物关系，苏真真与顾己鸣之间更多是一种相互利用，不可能存在太多的真情才是符合逻辑的。而这种相互猜忌和相互利用的纠缠关系恰恰是硬性悬疑展开的很好载体，并有可能带来错综复杂的故事发展可能。

但该剧对苏真真的塑造却十分拧巴。一方面展现了她试图掌控顾己鸣的意图，处处猜忌，处处设防。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化她对顾己鸣的爱情，尤其是在剧集后半段对她的柔性情感处理太过度，最终将她变成一个完全的恋爱脑，不仅无条件相信顾己鸣，甚至要生下他的孩子。这不仅与这个人物的社会地位和

个性特征产生明显的矛盾，也模糊了顾己鸣所代表的恶的形象，更是浪费了她在推动硬性悬疑上的助力作用。

如果该剧能合理借鉴黑色侦探类型中经典的蛇蝎美人形象来塑造她，那么对于顾己鸣的小说抄袭和杀害江娜等行为，她都应该有能力去探查，甚至亲自参与其中，由此与顾己鸣建立起犯罪搭档关系，成为该剧硬性悬疑吸引力的重要来源。

从以上三位女性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错位》显然在如何寻找硬性悬疑与柔性情感的最佳扭结点上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自觉意识，所以在一些关键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设置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它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如果能够及时总结其中的经验，并不断完善创作，国产悬疑剧应该还能够产生出更多如《漫长的季节》那样的精品之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教授，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

域外影视

“残酷青春美学”还奏效吗

——从岩井俊二最新长片《Kyrie之歌》说起

黄启哲

曾几何时，岩井俊二这四个字就是“青春”的代名词。《情书》《燕尾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花与爱丽丝》……不仅俘获一代青年观众，也影响一批写手与创作者，如安妮宝贝、郭敬明，成为所谓“残酷青春”美学的门徒，炮制一批本土类型创作，在少男少女中掀起持续的模仿与追捧热潮。

然而眼下，“岩井俊二们”的青春叙事似乎正在遭遇市场接受度的挑战。

就拿岩井俊二的新作《Kyrie之歌》来说，哪怕调低预期将其视作三小时的超长MV，依旧会因影片对其代表作的剧中情节、人物设定、画面视觉的拼贴重复而感到尴尬。要知道，当年看着《情书》《燕尾蝶》“45度仰望天空”的80后、90后已倒而立甚至不惑，实在无法仅靠滤镜与怀旧记忆买单。更不用说如今刷着短视频正当青春的00后、10后，或许依旧迷茫、忧伤、反叛，但究其情绪的根源，毕竟与上一世代不同。

换句话说，岩井俊二们的“遇冷”，或许恰恰印证了影视创作对下一代青春世界描摹的缺失与不足。

群像取舍失衡导致了叙事的断裂与摇摆

尽管时间跨度不小，出场人物也不少，可故事主线不算复杂。《Kyrie之歌》讲的是日本3·11大地震中，小学生小塚路花失去了妈妈和姐姐，不幸成为孤儿。对于路花来说，人世间唯一有羁绊的，只有姐姐小塚希的未婚夫夏彦。为找寻对方，她辗转漂泊至大阪流浪。灾难带来的身心创伤令她无法再开口说话，只能以唱歌表达内心所想。在热心老师风美的救助下，她与夏彦相识。然而，受到法律的约束，路花被送去救助机构而被迫与夏彦风美



电影《Kyrie之歌》剧照

失联。多年后，高中生路花得以与夏彦短暂重逢，经由夏彦的牵线，她与学姐真绪里结下深厚友谊。多年后，在东京街头以姐姐的名字希(Kyrie)卖唱的路花，被真绪里认出，并在她的帮助下歌唱事业渐有起色。可就在这时，真绪里却因诈骗被警方逮捕而不知所踪。离开真绪里的路花，选择与音乐同好完成一场街头音乐节。

其实单看这条主线，如果想要拍出及格青春片一点也不难。音乐人AiNA THE END在对路花的诠释上虽然青涩，但作为歌手的本色出演，加之特别的声线与动人的歌曲，都是观影的加分项，也依稀让人联想到《燕尾蝶》中的固力果。而拍好这条主线，也更能专注于3·11日本地震带给个体创伤记忆的

主题表达。

然而问题就在于岩井俊二对于群像塑造的取舍失衡，导致了叙事的断裂与摇摆。影片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围绕第一主角的姐姐小塚希与夏彦的情感羁绊拍摄。而这部分便是最流于俗套的“残酷青春”爱情故事，不那么相爱的学生情侣因为意外怀孕而面临抉择，在男方犹豫要不要承担责任而放弃自由的当下，女方的离世让他心怀愧疚，从而放弃医学生的大好前途，自我放逐到小城牧场。尽管其直接发生在灾难的当下，为创作者直观呈现地震残酷的画面提供情节条件，但这一段落第一主角路花视角的完全缺席，令本片最主要的主角形象设定创伤后遗症——失语——没能得到充分的铺垫。

另外，尽管观众不难看出，路花对于寻找夏彦的执着，投射的是对已故姐姐的思念。然而就人物成长线来说，其人生中起到更关键作用的，反而是承载友谊的真绪里。而从《情书》到《燕尾蝶》再到《花与爱丽丝》，在叙事与影像着力构建“双妹景观”，一向是岩井俊二电影的突出特点。然而到了《Kyrie之歌》不知是否有意规避，在叙事上，不管是少女时代，还是成年后，真绪里仿佛只是工具人，二人为什么有了深厚情谊却失联多年最终重逢又可以成为互相救赎的“生死之交”，并无情节与台词解释。

然而到了影像呈现上，岩井俊二似乎又难以割舍“双妹景观”的美学表达。从二人少女时期雪地拜访神祇，到

成年后双双躺在沙滩，视听语言唯美到了极致，背后却难有扎实的情感支撑让观众充分沉浸其中。

而选择以大量笔墨描写夏彦与希，同样带来了另一个角色塑造的致命问题。那就是充分暴露了歌手出身的AiNA THE END的表演短板。在几乎本色出演路花的部分，音乐人AiNA尚能借助歌喉丰满角色。然而到了演绎希的部分，她的挤眉弄眼扭捏作态让希对夏彦的钟情几近“花痴”。而就是这样失败的“一人分饰两角”，竟然为影片斩获唯一奖项——第47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新人奖。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

青春片的社会体察不该停留在上一世代

“残酷青春”美学遭遇的舆论争议并非岩井俊二一人的尴尬。曾十分卖座的系列电影《小时代》，如今成了“群嘲”的对象。片中的台词，成为了做作、戏剧化的网络流行语，掀起造梗狂欢。而回看近些年国内市场上的青春片，尽管已有意识在狗血、极端情节上有所纠偏，但仍鲜见佳作。可以说，电影《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几乎就是“残酷青春”这一支流的“回光返照”。直至去年，《燃冬》干脆被观众锐评：“忽略掉三个人的话，勉强算个东北风影片”。

这评价当然有误解、夸张的成分，但无疑也暴露出旧有青春叙事已难在当下观众中引发共鸣，甚至与“无病呻吟”“烂俗空洞”画上了等号的现实。

看起来，设定还是那些设定，配方还是那些配方，甚至演员也都是过往卖座青春片的熟面孔，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创作者的社会体察还停留在上一个世代，对于

当下青少年的困惑迷惘，明显缺乏认知的主动。

诚然，纯粹、敏感、忧郁、反叛甚至自我放逐，是跨越时代与圈层的青春情感“最大公约数”，但探求情绪背后的深层时代症候，才是文艺创作的价值所在。在《Kyrie之歌》中，我们能察觉到岩井俊二有一定的从个体叙事链接社会现实的创作自觉：真绪里不断变化的荧光假发色与二次元装扮，地下歌手组织街头音乐节的场景，泛滥的“爸爸活”“灰色产业”等等，都是时时出现、发生在今日日本的社会景观或社会痛点。更不必说，影片对于灾后孤儿救助存在的社会福利体系漏洞，也有所涉及。然而，它们在主线故事中，又似乎只是强调时代的符号。哪怕揭露日本社会问题，也多浅尝辄止，难以触及根本，更像是为了给男女主角被迫离散提供戏剧矛盾。

更重要的是，既已触及新的社会问题，那么其到底对青少年身心产生怎样的影响，导演竟也放弃回答。这一点，在真绪里一角的塑造上尤为明显。她资质平平，但为摆脱“酒馆妈妈桑”的家族女性命运，选择考大学的动机，显现出日本年轻女性的独立意识觉醒，原本令人眼前一亮。而究竟是为了什么，令她最终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大学生涯，再度回到上一辈取悦男人过活，甚至不惜背上“诈骗犯”的身份逃亡，如此宿命般的境遇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沉沦，是有心自毁还是无奈认命？这些问题的悬置，无疑让青春片的社会价值再度空转。

遥想过去，热血漫画、少女漫画、格斗游戏、岩井俊二电影……日本不同面向的青春叙事曾深深影响了东亚一代人。而在文化主体意识逐渐增强的当下，国漫已然崛起，国产青春片是否能够汲取经验教训，体察新一代的所思所想，至少在一个世代、一个圈层中激起涟漪呢？